

水竹街边上的一棵柿子树

张永中

水竹街，是从长沙市芙蓉中路浦沅地段右转进去的一条斜长街巷。水竹街不光有水竹，还有其他树，比如一棵柿子树。我打这里来来往往，春夏秋冬地看这棵柿子树，都十余年了。

柿子树下有爿饺子店。卖饺子、馄饨和米粉。

如果去水竹街饺子店吃馄饨，或米粉，不看那棵柿子树，有近乎买椟还珠。若只见了那棵柿子树，没坐上小院子里，柿子树荫下的那张餐桌，也算一点遗憾。

所谓小院子，其实就是高过街边路沿仅五步阶梯的一个小土台。这棵柿子树就长在这个坡台上。柿子树本是挨着一家老单位旧宅院的后墙长的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楼临墙的住户突然想起把墙推了，并就着这棵树，朝临街面围出了“匚”字形的半个小院。开了一家馄饨店。原本就在后墙外的柿子树，转身就成了小店的前庭树了。这个前庭不大，才十来个平方米。迎门横有一块木招牌，写着“里手馄饨”四个字。牌子不起眼，但落款的“谭谈”两个字，起眼。就在此文第二稿改定时，店招又换成了“坡上馄饨”。问店主，说，不加盟“里手”了，取了自己的名字。用坡上，也应景。

不知道是先有那堵墙，还是先有那棵柿子树。也不知道先有那条街，还是先有那棵树。更不知道这棵树在毫末之时，是自然野生的，还是人工栽种的。总之，这棵柿子树长在这里，既不是园林的，也不像是街道的。柿子树如今已成合抱之木，高过了两层楼。这么大的柿子树，配在这爿小院里，有点像一个忽然高大起来的孩子，还穿着过时的旧衣裳。院子不大，柿子树就显得大了。或者说，是院子小了，才让柿子树显得大的。

柿子树的荫，先遮了自己，再遮了整个院子，还把多余的那些，分给了它的邻居。右边一家卖花的，左边一家卖菜的。柿子树所荫的土台小院，也才刚刚放下一张小餐桌，放两张就显挤了。来这里吃馄饨，争到这张桌子，不容易，有时还得排队。土台外的阶沿，是绿的。地下接边的草，长得不规矩，不怎么刈理它。草嘛，就这个样子。春夏葱茏，秋冬枯黄，就衬着这棵树。

透过阳光的叶影，薄亮薄亮的，有的筛落在树边上的那棵小棕上，小棕长长的剑叶，再把它加工，剪破。映在人身上的，会把一些斑影拓在衣服上。树叶滤过的阳光，花花色色，风一摇，散在地上，就都碎了。偶尔会有被鸟儿从树上弹落的一点枯枝叶屑掉下，掉在身上，桌上，偶尔落在汤碗里的也有。这时，吃馄饨的人，就把头仰起来，往那树上看一眼。

怎么不见有柿子？和我一起又来吃馄饨的母亲问。我才抬头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好不容易在深浅不同的绿色中，找到了几粒青柿子果，都网球大小了。我对母亲说，有，藏在树叶子里，只是不容易看到。这是青柿子果的低调。青柿子果的低调，从坐花时就开始了。柿子树5—6月开花，花呈浅黄，很小，怯怯地藏在浓密的叶子后面，不仔细看，都会忽略它的存在。

印象中，这棵柿子树是年年都结果子的。平时里，它周边的柚树、桂树、樟树、构树，都葱葱郁郁的。这时，泯然于众绿中的柿子树，也是一副很低调的样子，看不出什么特别来。

到了秋天，是桂，先把带甜味的馥芳放出来了，然后让人注意到它黄色的小花。再过几天，柚子也开始露脸了，从嫩青开始明黄。柿子果却还不见动静，只是柿子树叶子的颜色一日一日地深起来，重起来，由浅红变成紫红，殷殷的，一枝一枝的，还都是稠稠密密的。经验告诉我们，要见到柿子果，还得再等等。等到，树枝上开始有鸟儿在喳呼了，你才忽然发现树空起来了。不知是哪一夜的秋风把叶子都吹落了，只剩一树的果子亮在枝头上。仿佛平时低吟浅唱的人，突然飚出了高音。

柿子果上场了，像是精心收藏的宝物，忽然一下露了白。店子的主人这才匆匆挂上一块牌子，写上“私人所有，请勿采摘”。鸟儿们，不识字，警告无效。最先到的，自然是椋鸟和八哥。接着，喜鹊来了，白头鹎来了，平时难得一见真容的红头长尾山雀也来了。红嘴蓝鹊、麻雀和绣眼鸟不会迟到。这时的柿子树，是鸟的盛宴，鸟的天堂。

柿子红了，才是柿子树的高光时刻。柿子果的这一红，便就一直往深秋到隆冬里去了。有时留树的果子，还会熬过春雪。雪里的柿子，最动人的是雪白里的那点殷红和明黄。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把雪天里的柿子果拍下来，发给朋友们分享。

水竹街边上的这棵柿子树，它是低调的，又是高调的。这棵柿子树，不属于园林，不属于街道，也不只属于庭院，它是一棵平常的树，一棵自然的树。

我在观察它，它也在俯瞰我们，俯瞰我们来来往往的市井。



柿子红了，鸟儿在树上空飞舞。 新华社图（陈其保 摄）

南湖赊月

刘创



一轮圆月。 新华社图（王勇刚 摄）

那是怎样的月色呢？多年前的秋夜，我独坐阳台，对着南湖出神，为一场讲座发愁。夜深了，溶溶月华铺满湖面，像一张刚从夜色里裁下来的宣纸，不着一字，只等人来落笔。恍惚间，一袭白衫泛舟而来，是李白与几个同游者在把酒谈笑。他眼含星月，招手邀我上船。我心头忽然一亮：李白写南湖的那四句诗，若解作宁静、抱负、巧思与行动四重境界，不正好作为讲座的提纲么？

南湖秋水夜无烟，耐可乘流直上天。
且就洞庭赊月色，将船买酒白云边。

那场讲座大受欢迎。当时颇为得意，后来才慢慢觉得，是我把诗读浅了，读得有些功利。谪仙人醉后出尘的奇想，水月之中的清狂与浪漫，不过是兴之所至，竟被我收编成了成功学的精彩讲义。

我不曾细想，船上那几个人，各自是从怎样的狼狈里逃出来，躲进这片月色的。乾元二年秋，李白来到岳州，那年他五十九岁。流放夜郎的船行到白帝城，赦书到了，他调转船头，顺江而下，写下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可轻舟载回的，仍是个没处可去的人。族叔李晔，做过刑部侍郎，获罪贬岭南，路过此地。贬为岳州司马的贾至，整天对着洞庭湖写愁诗。还有一位是挂冠归隐的裴隐。几个失意人凑到一起，合雇了一条船。洞庭湖阔，风浪难测，只好把船划进这个湖汊——南湖。

那晚水清，无烟，皓月相随。船上摆着酒，几个人兴致都高，各写了诗。后来人们记住的，只有李白那四句。现在夜游南湖的，好些就是奔着“赊月”两个字来的。

天气晴好的晚上，常有《赊月洞庭》的实景演出。有一回夜里闲走，正赶上开演，我便在岸边站住了。灯影迷离的游船徐徐驶过。远处的山影明明灭灭。我想，只怕天底下再没有这样阔气又便宜的布景了。船上演的是太白夜游的旧事。扮李白的演员一身长袍，立在船头，仰起脸，把天上那轮月端详片刻，广袖一扬。满船看客，不知有几个分得清，哪是李白的月亮，哪是眼前这一轮。

大湖的尽头，是应该有山的。唐代诗人张说笔下的“云间东岭”就是眼前的龙山。一脉青山横在南湖一侧，承接着千年月色。山前伏着九个小岛，本地人叫“一龙赶九龟”。这一景，从前要登高才看得全。如今，黄昏常有无人机嗡嗡地飞上去，拍晚霞，也拍九龟。李白那年在船上，只能望望山影。他若见了无人机，兴许也想借它上天看个究竟。

九龟是一城人共有的。我自己的南湖，却要从两只龟说起。父亲在东洞庭水乡的老家养鱼，收网时兜上两只本地草龟。我一时兴起，讨来养在院中，当个稀罕物。它们却总执拗地朝南湖的方向爬。父亲说，龟认水路，拦不住。我疑心它们听见了湖月的召唤，也有了诗性和灵性，索性成全，放归南湖。特意挑了龙山下的水码头，轻轻放进水里，算是托南湖替我收留它们。

前年，父亲走了。沿湖散步，每到龙山脚下，步子就不由自主慢了下来。有时拍拍手掌，轻声呼唤，盼它们从月光里探出头来。水纹一圈圈荡开，像有人应了，又不像。再唤，还是只有水纹。龙山前那九只，还在原地。我这两只，想来还守着这一湖月色，在水草间不紧不慢地逛吧。

我在湖南理工大学教书，学校就在南湖东岸。从市区过来，过了三眼桥就到。三眼桥是这片水域最老的风景，相传宋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巴陵时始修。三个孔，麻石砌的。月夜最好，三个桥孔各含一轮明月。我常在傍晚溜达着过桥。旧石板方方正正，踩上去厚实稳当，脚底下自然就有了古意。

站在桥上西望，黄沙湾一片红砖老楼，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海维礼创办的湖滨大学旧址。那时候，应该有穿长衫或西装的少年，就在这湖光山色里念书。这样的书声，如今还在。

我的寓所“聆湖轩”在南湖畔，门朝湖开，守着湖近四十年。对于一个住惯了南湖的人，要是望不见一片浩渺的大水，便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倘若离开湖几日，仿佛丢了魂似的。晚饭后无事，常沿湖走一截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秋天尤其好，水面干干净净，不起一点雾。桂香如一尾尾鱼，随秋风悄然游进衣袖。每回看见这样的水，我总说不出话来，只看着它发呆。这时，我能听见一些声音，譬如空气慢慢变凉的声音，一片黄叶落入湖面的声音。时有雁阵从湖上空悄悄过境，一两声清鸣落进秋水，南湖仿佛点亮了一瞬。这满湖的静里，有时也会忽然跳出白天的热闹。皮划艇队几乎每天都在这里训练，几十条小艇急急地划过来。教练手持扩音喇叭一路吆喝：“三号艇九号艇加油，七号艇追上来了……”

月亮升起来，先是照亮龙山，再把自己倾进湖里。风一过就碎了，风一停又缓缓圆回来。湖上，仿佛还泊着太白当年的船。他在那夜的船上，我在今夜的岸边，只隔着一湖水。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，他赊下的月色还铺在湖上。今夜月色这样好，纵然灵感全无，也不要紧，就当又向月亮赊了一晚。

青年路葡萄长廊

刘纲要

走在葡萄长廊上，就像走在南方的林荫大道，又像走在公园里爬藤植物的梁架下。只不过，公园的梁架远不如这儿高大、气派、规模宏阔。整条青年路步行街，约有两公里长，栽下了26个品种、共3500多墩葡萄。这几乎可以跟著名的葡萄沟媲美了，或者说，把葡萄沟的景象，搬到了高昌高楼林立的城区。

抬头看，满眼都是绿绿的葡萄叶，一串串葡萄悬在高高的葡萄架下，如玛瑙一般。阳光被葡萄藤格成了“筛子”，从“筛子”的空隙中漏出星星点点的光束，像舞厅旋转的星光灯球，把青年路装扮成一个葱茏而剔透的童话世界。走在葡萄长廊，感觉有些梦幻。

进入“天下第一甜，相约吐鲁番”的巨型拱门，青年路变得雍容华贵起来。“火洲烟火，丝路食光”的字眼告诉我们，这里是烟火人间的“吃食世界”。一座馕饼的“山”挡在了面前，就像是唐僧师徒西游途中遇到的火焰山，横亘在面前。“山”的造型，是馕饼由大到小往上垒成的一座圆形“宝塔山”；“山”的前方又布置着一个硕大如草帽的馕饼，仿佛“城堡”前一片开阔地，人们可以在这里载歌载舞。

一位身着维吾尔族服饰、戴着小方帽的大叔，坐在长廊的石凳上，一双巧手把柳枝慢慢编织，看上去就像江南一带的篾匠在忙乎。这是柳编，那些用浅黄和咖色柳条间隔编织的水壶与果盘，形态优美，简直就是一件件艺术品。事实上，这是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人日常的生活用品。与竹条相比，柳条普遍要粗大圆润一些，但也可把柳枝切分成更细的篾条，编出来的器物看上去同样细腻。

当熟悉的“中国红”映入眼帘，定睛一看，却是我们湘潭的艺术家“摆摊”的地方。最显眼的，是那一幅“湘吐一家亲”的大幅剪纸，巧妙地植入湘潭地标万楼与吐鲁番地标苏公塔，还有两地不同风格的莲花、葡萄元素；画面中央是光芒四射的太阳，照耀着汉族、维吾尔族的两个少年。构思巧妙，人物惟妙惟肖，十分传神，画面和谐，让人叹服。

不远处，是吐鲁番剪纸的展区。光影交错中，一幅巨大的红色剪纸附着在一位“古丽”身上，犹如古装戏里的华服，衣袂飘飘，又像是穿越到了高昌故城的故事里。“古丽”身后“玄奘西行”的图画及字样，让我浮想联翩。

一阵欢快的新疆风格乐器声响起，随即天籁般的歌声在葡萄长廊里飘荡。很快，一群身着鲜艳维吾尔族服饰的人，载歌载舞从身边穿过。人们自觉让出一条道路，向优美的歌舞行注目礼。这里的舞蹈，热烈奔放，个性张扬，跟我们湖南的内敛含蓄、婉转悠扬大不同。只要音乐响起，他们身体里的艺术基因便全部被唤起，舞者的头、肩、腰、臂、肘、膝、脚都有动作，尤其是那传神的眼神，让我们禁不住跟着互动，也跟着晃几下脖子。

青年路葡萄长廊的热闹劲儿，又让我想起了葡萄沟。我们此行第三组的艺术家们，就在那里的葡萄架下巡演。与葡萄沟不同的是，青年路葡萄长廊的路面铺着灰白色地砖，人少的时候，地砖会倒映人的身影。这儿的学校、医院、巴扎、宾馆、机关单位，就排列在青年路街道两侧，属于典型的“出门啥都有”的城区。不知道是青年路的葡萄长廊吸引了人们聚拢而来，还是这里的繁华造就了这条葡萄长廊。

晚饭后，我们步行去旅游文化广场观摩“湘吐一家亲”联合文艺汇演，途经青年路葡萄长廊。这里已经没有白天的喧闹，街灯、店铺灯光和葡萄藤交织，温馨而浪漫。有居民或游客在葡萄架下慢慢散步、拍照，淡淡的葡萄香在空气中飘散。附近的广场和夜市区域，灯火阑珊。沿街随处可见维吾尔特色商铺，艾德莱斯绸、手工小物件琳琅满目，街巷里自有西域小城的松弛感。旅游文化广场上，市民在散步、跳广场舞，也能遇到直播、拍照的游客在忙碌。

“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长长蔓儿在心头缠绕……”我徜徉在这条2000年动工扩建的葡萄长廊，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的经典旋律，不时从心头漫出。在葡萄长廊氤氲的浪漫氛围中，我沉醉其间，乐不思“湘”。



维吾尔族妇女在晾晒葡萄。 新华社记者 马锴 摄

闲回老家忙干塘

汤宁平

车走完东八线，路就窄了，久违的老樟树伸展着枝叶，把天空遮去一半。我摇下车窗，冬天的风迎面灌进来，一种踏实的感觉缓缓涌上心头。不记得从前的哪一天，我离开老家到城里定居，从初中生到研究生，从长沙到北京，越长大，看的世界就越大、走的足迹就越远，但回老家的次数却越少，每次回老家的念头也就愈发迫切。这周末难得有空，起个大早，去菜店买好卤菜、调料、水豆腐，再带上几个讨老人喜欢的香蕉、柿子、火龙果，一路紧踩油门——回家干塘去。

“吃早饭没有啊？正好还有一点码子，要吃粉的快来我这里报名啊。”人还没下车，爷爷的声音就先到了。端上一碗烫粉，嘴里先嚼上两根细姜丝醒醒脑子。在老家，我既不是谁的客人，也不是哪个研究所的学生，我是小时候那个顽童，端着粉，边吃边从这个房间穿到那个房间，一会扮演赤脚医生拿爷爷的血压计给大家挨个量血压，一会又跑到楼上翻翻以前的旧书和杂物。至于和大家聊天？我从不坐着聊天，走到哪我就喊到哪，“评头论足”、口若悬河，爷爷的房子那么结实、农村的天地那么广大，容得下一个爱孙的“吆五喝六”！茶也喝了、渔网也备妥了，叔叔的车子没停稳，爷爷就起身喊话了：“喝口水就开工啊，快点搞，到了中午斗着太阳搞还是热呐。”

入了深秋，塘水就渐渐退下去了，塘边上的淤泥干结成一块块不规则的硬土，网状的裂缝由疏到密延伸到水面附近。门前这口小塘平日里不起眼，到了捞鱼的时候，却成了全家人的焦点。爸和叔穿着及胸的连衣皮裤下了水，一人攥住网的一头，先把网放开，再弓着腰往回拖。网绳一点点绷紧，水底的泥被搅动起来，清亮的浅水很快浑了。鱼群受惊，四处乱窜，水面不时炸开几片水花，扑腾声此起彼伏。几条鱼撞进网兜，挣扎着往外钻；另几条竟瞅准网边的空当，猛地跃起，尾巴一甩，越过网沿，啪地落回水里。我提着水桶沿岸追着走，忽见几条鱼挤在近岸的浅水里，赶紧把桶里的水往旁边一泼，它们受了惊，却没来得及游开。我俯身一扣，提起桶时，里面已经有鱼扑腾起来。“这条跑出来的鱼这么灵泛，那怕是别的鱼的教练嘞，今天中午就吃这条鱼吧。”爷爷站在对岸老远就看到了我桶里这条大小合适的草鱼，和我打趣道，“你们细伢子多吃点，补脑壳。”一网收不干净，那就来回再犁几次，爸和叔在冷水里忙活了半天，身子总算是暖和起来了，网越来越轻，跳起来的鱼儿越来越少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在中饭前收了工。

儿孙们回家的时间爷爷是一刻也不想浪费的，午饭后筷子一撂，爷爷就满屋子找刀、找磨刀石、安置澡盆、盐、钩子、案板。他七十多岁了，还是个能干人，干不动重活了，依然把要用的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杀鱼的活自然是爸来操刀，只见他把鱼用力一摔，在地上拓出个鱼印，刀一划，鱼鳞噼里啪啦飞溅出来；再把鱼立起，刀稳稳架在鱼头，用木柴一锤，从鱼背把鱼剖开，再上手挽住内脏一扯，一条摊开的鱼就熨熨帖帖地躺在盆里了，此时摔鱼留下的水印甚至还没干。我把摇水泵的力臂用力抬起，猛地往下一压，清冽的井水把鱼肉上的污腥冲得干干净净，一条五六斤的鱼就这么杀好了。我一条条把鱼送到厨房里，爷爷利索地一条条把盐抹匀，过年吃的、送礼的腊鱼肉，就这么置齐了。

太阳西斜，鱼腥未散，祖孙几个望着整整齐齐挂起的鱼肉出了神，默默地品味着这一天的滋味。

我们生命中这些美好的日子往往是被咸鱼淡吃了，为什么只觉得今天格外痛快？我想可能是人已经慢慢长大，肩上的担子慢慢变沉的缘故吧。闲回老家忙干塘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也好，咸鱼淡吃，我也满足。



鱼跃人欢。 张杰 陈刚 摄（湖南图片库）